

19.0

海珠文史

政协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

用革命的
史教育人民

孫舉恒

一九八四年
六月

舉重若輕，立身於正；
懷仁履義，持志以恒。

書贈

舉恒同志

健弘



時年八十一

为羊城文化古迹募捐

(一)

图称仍谢客；①

并汲阮杨字。②

注①中山大学校尉杨康要图，其南有康梁村。有村名始见
于明代《志》，而无确论。部意可能与晋宋著名诗人谢灵
运有关。晋书相谢安及其侄谢玄为淝水之战匡扶晋室
功臣，玄封康乐公。谢灵运既为客儿，为玄之孙，袭封康乐
公；宋文帝时降爵为康乐侯，被谪徙来广州，终以叛罪被逐
杀。其故址在当代后世评价甚高。（当另文详述）

② 杨字字彦元，东汉章帝时举孝廉，官拜议郎，迁居南海下渡村。
时其父所居洛阳移归手植三松，相受于冬令飞雪盈村，映
人以为异。河南“南雪”之称，系于杨字。见屈大均《广輶语》
张维屏《陈墨香人有诗咏其事》。《广东通志》谓曾立其地，故得《杨
彦元宅》之称。一九五〇年夏，岭南大学教授先由清女诗人曹景建等
至下渡村，访杨宅故里，杨宅所汲并仍请到可用。人民政府
用瓷片砌“汉代杨字宅”加以保护。

谢建



为羊城文化古迹集联

(一)

古海留波跡；①
星辰落漱珠。②

注① 1934年中山大学地质学教授何杰率学生徐俊鸣(现中大教授)等到番禺长洲岛实习时，曾指示当地“古海岸遗迹”和讲解。1937年5月14日岭南大学伍朝樾教授在石榴岗附近七星岗南麓也发现珠江口古海岸遗迹。解放后由广东省地理学会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立“古海遗迹”四字石碑，定为广州市重点保护文物。

② 漱珠岗距中山大学南不远，今属五凤乡。道光元年(1821年)两广总督阮元下令在岗上修建纯阳观及朝圣道土李清来(李明徽)塑此观察星辰，研究天文，并为《广东通志》绘澳地图。

谢健弘





本刊第一辑有《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见证——“波楼”》一文，上图就是“波楼”瞭望塔。塔高三十三米，塔底占地三十多平方米，昔日为该地一带最高建筑物。

（陈乐新、谭洲龄提供照片）

(面上第5、6张)

为羊城文化古迹集联二首

八十岁谢健弘

编者注：①孙萃恒系我区政协主席。②谢老系我区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山大学教授，离休干部。现任老委员联谊会理事。

第二辑 目 录

一九八八年七月出版

题 字	孙举恒 ()
诗一首	谢健弘 ()
集联二首	谢健弘 ()
波楼瞭望塔	陈乐新 谭洲龄 ()
海上明珠沧桑录	俯 芑 (1)
对《广州市海珠区的历史和地理沿革》的补正	俯 芑 (15)
张状元开乡龙尾导	麦汉兴 (13)
关于恢复、重修漱珠岗纯阳观方案(草稿)	编辑组 (20)
《番禺河南小志》及编者黄任恒先生	罗国雄 (22)
须知来之不易	
——创建广州纸厂的艰辛史	黎寿昌 (25)
刘宝琛与广州造纸厂	黎寿昌 (35)
民国时期海珠区五金商业概况	潘 华 (38)
解放前的五金店——镇隆兴记	潘 华 (41)
河南宝岗天主教堂	海珠区民族宗教科 (45)
海珠区西医溯源初探	区卫生局编辑办 (46)
革命烈士陈复	编辑组 (43)
征稿启事	编辑组 (51)

海上明珠沧桑录

俯 芻

羊城对岸河南地，是我童年所钓游。
杨子宅边闻劫掠，梵王宫里起戈矛。
千家密密排珠海，一水盈盈护广州。
二百年来称乐土，却因离乱话从头。

这是清代广东诗人张维屏（南山）的诗，诗句中“河南地”即现在广州市海珠区的主地。它的历史和地理沿革，我已另文记叙。根据地质探索，五千年前这里是珠海中的几座浮丘，发展到现在成为美丽的绿洲，是明代前后的事。正是：“历史无情，沧桑可慨”。据所见闻，特作此《海上明珠沧桑录》。

一、古树峭寒飘瑞雪

故人旧宇复何寻

河南得名于东汉，是根据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翁山）《广东新语》。其中说：“广州南岸有大洲，周遭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汉章帝时，南海有杨孚者，其家在珠江南，尝移雒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

按《欧大任·百越先贤传》记载：杨孚、字孝元、南海（郡）人。汉章帝时，举贤良、对策上第，拜为议郎。后和帝即位，欲用兵匈奴。杨孚上疏主张息兵，曰：“守业尚文。……愿陛下绳美祖宗、毋轻用武。”后官至临海太守，著有《南裔异物志》。《隋书》和《唐书》均有著录，至宋代

始失传，实为粤人著作见载于史籍的第一人。其对各种“异物”，均有赞词，亦诗之流，故又被尊为“粤诗之始”。如对“榕”的赞曰：“榕树栖栖、长与少殊。高出林表，广荫原丘。孰知初生，葛藟之俦？”又对“鹧鸪”的赞曰：“鸟像雌鸡，自鸣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至今仍为世人传颂。清道光年间，南海曾刳，“刺取群书，以宋为断，称杨孚撰者得若干条，编为一帙”，仍名《杨孚异物志》，收入粤雅堂所刻的《岭南遗书》中。

有诗云：“两汉几人传岭表，一庐空自著河南。嵩阳旧树凋零尽，何处当年太守庵？”对这位岭南第一名家，河南得名之祖，历代许多文人墨客，在考究其故居时打过不少笔墨“官司”。

如乾隆年间，在京编校四库全书的潘有为，归隐河南漱珠桥畔。他认为，当时海幢寺的后山松岗，松阴如海，应是杨孚遗址，于是自命其邻近的居室曰“南雪巢”。但《岭南名胜记》有说：“松岗的松树，未必经秦汉，只是南汉千秋寺的遗种而已”。道光年间学海堂学长黄子高有诗云：“万松不可见，晚步故迟迟，宋寺无遗宇，卢城有故基。鸦声平野散，帆影隔江驰。欲问议郎宅，传闻屡顾疑”。同治年间《番禺县志·采访册》有写：“漱珠岗在城南隔江岸上二十里，有纯阳观，杨孚故宅”。引出不少学子写下许多“漱珠岗访杨孚故宅”的诗来。其实，漱珠岗的所谓“杨孚故宅”，是道光年间建纯阳观时，附建的杨孚祠。清代末科翰林江震（孔殷），以家寓龙溪首约而自认为，河南龙导尾水松基，才是杨氏故址，于是挂出一副门联：“门邻杨子宅，家有笔生花”。

杨孚故址何处是？它不在松岗，不在漱珠岗，也不在水

松基。早在明代黄佐编纂《广东通志》和朱国桢撰著《涌幢小品》，已爰引前朝的史料：“有张琼者，于下渡头村前掘地种笋，偶得一砖，刻有‘杨孝元宅’字样”。因而议定，杨孚故宅在下渡头村。这个引证，使原来持“传闻屡颇疑”态度的黄子高，也不得到实地调查一番，并于事后写道：“旧宅虽烟没，有水尚清冽”。

下渡村在今中山大学东侧，距珠江航道边。前年，我和广州文史馆麦汉兴先生往访，来到村前几家民房中间的一块小空地，确有水井一口，地面虽属新修，敷以水泥，上面用碎瓷片砌成“汉代杨孚古井”数字；水井形制甚古，下大上小，深可数丈，是在红砂岩上开凿而成。近年村中已安装自来水，但村民仍使用水井。井水常满，甘甜可口，垂手可及，村民说：“此井历代相传，童叟都知爱护”。所传如此，但亦不能妄断就是杨孚所凿。

后来，我向中山大学谢伟弘教授请教。谢考给我看一首绝句：“三十年前入籍来，河南名胜久徘徊。议郎宅边长邻近，客到松枝每浪猜。”后有注曰：“解放后，余即住本区，岭南女诗人洗玉清教授曾导我参观杨孚井。余所居涵庐，在康乐村东北隅，距井不远。宅畔有半坡松林，为下渡一带所稀有，客座每以‘南雪’为谈资”。

读此，使我想起《广东新语》尚有云：“岭南天晴无雪。而孚之松柏独有雪。气之所召无间远迩，雪其为松柏来耶？为孚来耶？”由此再想深一层，汉时珠海两岸尚无高层建筑，而由雒阳移来的当是嵩山五鬣松，其形高大挺拔，终年常绿。且植于海岸边旁，凌空飘立，也许冬日树冠凝霜，时人指霜为雪，也不为怪。至于那半坡稀有的松林，果真是议郎手植的灵根未绝乎？那是另一回事了。

二、双洲晚晋荒城漠

卢龙尚有子孙无

由下渡头村西行二三公里，至昌岗路和江南大道之间，是广州美术学院所在地，此处地势较高，岗名刘王殿。由于刘王与梵语称地狱的“阎罗王”音近，故过去人们每听说这是刘王殿，就觉得阴森可怖。其实“阎罗王”与刘王殿丝毫无关。

刘王殿之得名，乃因南汉主刘鋹、刘𦨭等，曾在此设仓库和行宫，又称“昌华别苑”。岗之西北原有南昌乡，亦由此得名。（盖昌华苑于广州城西、此别苑乃南面之昌华也），当年，这里风光秀丽，岗上螺翠群松，岗下碧水弯环。所以南汉主经常来此与宫女以驯马习战为名，作乐寻欢为实。人们起初称之为刘王廩，后来干脆叫它做刘王殿。不过，它的前身，却是南汉五百年前的河南卢循故城。据《舆地记胜》记载：“卢循河南故城，南汉时以为仓廩，人呼为刘王廩，于洲南六里，与广州隔江相对，今已故堞隐然，刘王殿岗即其遗址”。抗日战争前夕，广州大学马小俊教授也曾作过考证。据称，其南边五凤村前之葫芦岗（今已削平建厂），乃卢循时之烽火台也。

卢循，是东晋义军领袖孙恩的妹丈。隆安三年（公元339），孙逼于士族统治的横征暴敛，乃以宗教为外衣，在浙江海上聚众起义。破会稽，杀内史王凝之而占了江南八郡，自号“征东将军”。后来败于谢琰、刘牢手下，逃入海岛，投海而死。卢循接过义旗，改变主攻方向，于元兴三年（公元404）沿海南下，风火夜发，围攻广州达百余日，终于十月九日晚上趁城内大火，破城而入，活捉刺史吴隐之

而自号“平南将军”。并于河南筑城据守。这就是历史上的卢循河南故城。宋代大诗人陆游，把孙卢起义与东汉黄巾、宋代方腊，合称为我国三大农民举义。

相传河南南箕村（原名博基）有卢厓石，即卢循与吴隐之最初作战之处；河南还有卢循攻入广州城时被烧死、战死的遗骸“共冢”；番禺博大山有卢母檀氏之墓。今已难于一一考证了。由于卢循在战略上的失误，被刘裕击败。按“胜者为王”观点，史书上历来把孙恩、卢循称作“妄自称尊的贼寇”。后人诗悼曰：“乡村十里过芳塋，寄居无多卢亭种。人将仓廩属刘王，谁识羈縻埋共冢。”又曰：“花洲薄暮飞炊烟，踟躕遗基亦怆然。试听浪花歌一曲，分明出自蛋家船”。

原来卢循小字元龙，而随他南来征战的多是水上人家。“水以龙为首”，故又自称为“龙户”，亦含拥护元龙之义。不料卢循战败，于是罪及子孙，祸延同种。凡是水上居民都被“叛朝逆贼”看待打入另册，遭受歧视：“不得上陆居住、不得读书知礼，不得与陆上居民通婚；只准舟楫为宅，或偏蓬濒水而居（俗称水棚），捕鱼、摆渡为业，名曰“蜆家”（以后又叫作蛋家）”。如是代代相因，无翻身日。据《晋书·陶璜疏》称：当时仅广州南岸“不宾服者五万余户”。唐代刘恂《岭表录异》亦有：“卢循败后，余众散奔沙湾以南海岛采蚝为食，以蚝壳建屋”的记载。明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亦说，蜆户“自唐以来，计丁输课于官，洪武初编户立长，属河泊所岁收鱼课。然同姓婚配，无冠履礼貌，愚蠢不谙文字，不自记年岁，此其异也”。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有载：“其有男未聘，则置盘草于艚；女未受聘，则置盆花于艚，以致媒灼。男胜则夸女过舟”。又

据抗日战争前夕的史料，当时广州市的水上居民约在十万人左右。他们风雨欲摇，浮家泛宅，衣食亦难以为继，连初生的婴孩，也只能以浮木缠身系于艇中，过着最低层的非人生活。故有民谣曰：“世世水为业，年年艇作家，浮沉波浪里，度日海天涯”。本来按文释义：“艇者，河也”。原意并无贬义，但在历代朝廷眼中，却因“艇者卢余，乃卢循之苗裔也”，故以“反贼贼民”视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关怀水上居民，与陆上居民一样，一视同仁。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来广州，他深入了解到水上居民历代所受歧视之苦，乃作出决定：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拨款，兴建楼宇，安置水上居民上陆定居。因此，在珠江岸畔，一批批水上居民新村陆续建成。至七十年代初，建成的近三十万平方米，使一万多户近五万人上陆定居。其中，滨江街为最集中的一处，计有楼房四十多幢、还设置了学校、幼儿园和生活配套设施。从此，水上居民彻底翻身，得以安居乐业。不少昔日“贱民”，今有走上大学、研究院读书、有被选为人民代表，委为国家干部，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创业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是水上居民上陆定居二十周年纪念。此时，滨江街举行纪念大会，人海如潮，宾客云集，鬓影花香，对歌载道，为“滨江儿子”铜像奠基。在昔日的卢循城畔，一座由农民投资兴建的二十九层江南大厦，已经拔地而起。书至此，我有感而歌之：“千五年前事，卢龙业有传。神州今盛治，不用虑儿孙”。

三、南汉风流无问处

芳丛老去更堪哀

说起南汉，其昔日遗址在河南尚有多处。庄头（又名庄溪）素馨田是其中之一。

相传，南汉后主刘鋹宫中有美女名素馨，庄头村人，专工花事，为刘所宠。死后，埋于村前。其塚曰：素馨斜。后坟头长出一种晶莹洁白的小花，香闻故里，无以名之，乃称其为：素馨。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见于《宋诗记事·花田》中：“昔日云鬟锁翠屏，只今烟塚伴荒城。香魂断绝无人问，空有幽花独擅名”。在元代大德《南海志》引述《龟山志》又有云：“昔刘王有待女名素馨，其塚生此花”。清代《番禺县志·艺文志》更引证梁元枝的诗注称：“刘王初葬素馨于花田，每殷忧而寡乐。网丝盈轩，苔痕侵阁，汎瑤瑟而不欢，辜朱帟而寂莫。文客墨卿，乃作《花田赋》以止王心。……于是刘王闻之，怅然心息，遂弛宴而罢游，乃贤贤而易色”云云。这些记述，使好事者作为“南汉韶事”广为传播、而且越传越奇。甚至在《勿兰山馆诗会集》中还提到：每欲为南汉作花神庙，以素馨花租之入为香火之需，撰神弦之歌为送迎之乐。惜造人未得同志耳”！

然而，这些“史料”都是传说而已。其实，在更早的《南方草木状》一书，对素馨已有记载：“本名那悉茗，有胡人自西城移植于南海”。屈大均《广东新语》亦说：“陆大夫得种于西域，因说附它移至广东。素馨之名，在贾时已著”。此说还可证于《广舆记》。据称：“花田原于府城西，今不可考。惟河南有素馨田、地近沙头、小港”。查陆贾来粤劝赵佗归汉，初登岸时暂寓于今之西场附近（后人称之为

泥城），如素馨为陆所引种，当先种于城西之地。故旧志有：广州城西“十里花田十里雪”的记载。至于庄头遍种素馨并得名花田，确是后来之事。据陈其馄《循陔集》卷亦载：

“那悉茗，南汉宫人喜簪之，因种此花。及卒，塚上种此花以媚之，谓塚上自生者，传会也”。看来这一记述似较可信。

寒来暑往至民国初年，河南庄头一村农民，都以种植素馨、茉莉为业，则是千真万确。人称作河南花，村人则叫千叶茉莉，文人又名之曰小南强。它早来自波斯。蔓长数尺，叶细枝柔，未开时纤细如银针，薄暮始放，五瓣皆白，瓣卷外向，似茉莉而小，夏时花多，冬日花少。虽然貌不足贵，但人多珍其洁白，香润。又说：昔日庄头一村，尽皆种之为业，故庄头村人有“一生衣食素馨花”之语。采摘时，趁天尚未明，朦胧之中只见花不见叶，凡稍白者到当晚即开。摘下以湿布复盖，不令其冗日照。最盛时日产数百担，都是卖给花客货于羊城。其贩运者、又必取道于今海珠桥西侧码头渡江。故人称该处为“花渡头”也。

据长者所告、我查阅《珠江杂咏》、其中有云：“河南人卖素馨花、珠江船女斗明霞”。据悉、当时的花客、每日均将花竞向千门卖。而买者又多为妇女、买后多以彩丝穿之成串绕髻、载之至晚、花见月而益艳、人簪花而益馥。“夜半发香人梦醒、银丝开遍素馨花”、即此之谓。也有以竹籤穿扎成象生物、如篮状、绣球状等，悬之于厅堂，或供神佛、则有如玉缕冰雕、人统之为素馨灯。珠江游艇、更是常见。《岭海名胜记》说：“细穿千缕白衣堆、一种芳心入夜开。香闺晚妆多爱汝、前身原是美人来”。再有、取其蓓蕾入茶、薰酒、或以干花浸水洗面、以滋其香。据说、以干花煎服还可愈心气痛。陈善《扪虱新语》、吴曾《能改斋漫录》

亦有云：“海多那悉茗油，时于舶上得之。夷酋多以涂身”。

“制龙涎香俱以那悉茗油为主，如无则以茉莉代之”。

据悉，今人有种植名黄素馨者，其枝叶与白花者无异。惟春日始开，花黄而蓓大，虽盛而仅微香。及冬则结子大如指头。这实际是迎春花而已。我期待庄头公园早日建成，且有真正的河南花供游人欣赏。斯时，若昔日真有素馨其人者，亦含笑于九泉矣！

四、龙尾乡龙导尾

皇帝将军状元来

河南是人杰地灵，此话从何说起？原来这里出过皇帝、出过状元、出过将军。

残唐五代时，因政局动荡，以割据岭南的南汉王国乃应时而生。据《广东通志·前事略》记载：贞明三年（公元917）节度使刘岩称帝于番禺，国号大越，改元乾亨。二年（公元918年）复改国号曰汉（史称南汉），实行大赦，祀于南郊。后刘岩见白虹入殿，颇为畏惧。而词臣则上赋称贺，认为白虹则象征白龙，是为祥物。因此，刘岩乃改名刘龚，并改元白龙。刘龚卒，其子宏度继位，改元光天。四年（公元943）为刘龚次子宏熙所杀，宏熙即帝位，改名刘晟，并改元应乾，亦于这年十一月实行大赦，祀于南郊，复改元乾和。群臣尊之为：大圣文武大明至道大光考皇帝。南汉王朝，最后由刘晟之子刘鋹失败而终。

对这个存在只有五十五年的政权，由于它属拥兵割据的性质，故历来史家都是贬多褒少。然而，在当时是唐宋间的混乱过渡年代，它能使岭南地区的相对稳定，从而促进中原